

我住的地方在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内，那条路原本非常安静，可是成了风貌区后，每天有人来游览，带着单反镜头走来走去，尤其是周末，附近的马路有好几个网红店，时髦年轻人排队买冰激凌，买蛋挞，握一杯咖啡，坐在沿街的路上作思考状。每到岁末，我最盼望春节到来的一条理由是，人都走了，马路空了，历史保护建筑都现出本来的面貌，我可以站到马路中央，两边法国梧桐树冠在头顶上空交叉握手，笔直的一条街，真好看，我要拍一张风景大片。

可是今年春节，我从沿街的窗户望出去，马路上早已如我所愿，空旷安静，整洁如洗，值班的环卫工人把每一片落叶都捡走了，可是我已连续三天没有下楼，我得去买菜补仓，新冠肺炎疫情严峻，快递小哥一时半会回不来，网上订购的东西迟迟不能送。

我下楼丢垃圾，走去附近的超市。超市门口桌上有测温枪，正在结账的店员让我等一等他，超市里人不多，大家戴着口罩，默默地挑选，尽量不擦肩而过，在街上走也是，对面有人过来，这边赶紧让道，君子礼貌得不同以往。超市里蔬菜水果应有尽有。买了很多食物，结账的时候没有人用现金，个个举

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一直是个忙碌的人，她是一名妇产科的基层医务工作者。她的病人不仅多，而且病情复杂多变，所以常常早出晚归。小时候，母亲上班的关门声，就成了我起床的“闹铃”。

母亲生过一场大病。十二年前的一天傍晚，我偷偷听到房门内隐约传来一些声音：“那么就确定是这个病了”。是什么样的病，让我的家人讳莫如深？他们在我面前假装一切平安幸福，却掩盖不了眼睛深处的焦虑与哀伤。我的母亲消失了一段时间又回来，腹部裹着厚厚的绷带，带着长长的刀口和密密麻麻的缝线。在家休养生息没多久，我起床上学，“铃声”又响起来了。这“闹铃”一天接一天地响着，连周末也会响，一响就过了十二年。

庚子年初，一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猝不及防地席卷全国，各大公共场所纷纷停业，我的母亲也收到通知，市区医院的部分科室为防止病毒扩散传播，收到了

向恣意横行的病毒屈服的力量！晚上九点多，母亲回到家。她看上去饿极了，直奔厨房热菜。“妈，你歇会儿！想吃啥我给你热！”“随意随意，物资紧张，为正好市医院征集专业的发热门诊志愿者，我也可以发挥发挥作用。”我和父亲听得心里一颤一惊——发热门诊的患者流量很大，传染风险很高，这可是难得的休假呀……母亲看着我们笑着说：“要是发热门诊自隔离，你就会很安全。”我们很安全，可是母亲呢？没来得及多一些叮

起手机扫码支付，我也跟着办了张会员卡。往回走，因为提着重物，感觉迈不开腿，才想起多穿了一条秋裤。额头冒汗了，戴了眼镜又戴着口罩，气要透不出了。路上一个人也没有，突然委屈得眼泪“哗”地冒了出来。想起在武汉的那些每天穿戴得如大会员卡。

## 我从沿街的窗户望出去

孔明珠

空人一般的第一线医护人员，见过一个女护士自拍让妈妈放心的视频，一层层护士服，防护服，裤子、手套、脚套、口罩、护目镜、面罩，这么穿完，他们怎么走，怎么呼吸？是进ICU病房救人哪，还要打针，抽血，插管，上呼吸机，以及生活护理，难以想象。天气有点阴沉，倒春寒。等红绿灯时，一辆车也没有，我可以站到马路中央拍全景照了，可是一点拍照的心思也没有。空荡荡的马路，商店全部闭店，每一条弄堂口都贴着白纸告示，一位老太太挽着瘦瘦的马甲袋踽踽独行，风吹起了她凌乱的白发，我认出她戴的口罩，是居委会排队登记后再到药房买来的。怎么会这样，眼泪又上来了。



复工。母亲也早早回到了自己坚持了近三十年的妇科门诊。不用我说，你也猜得到，家里的“闹铃”又欢快地响了起来。母亲一直是一名扎根基层的普通医者，千千万万个她，正在我们的背后，默默守护；大大小小的战场，她们负重前行，积极奋战！而我，也即将成为她们当中的一员，当铃声响起，我会学着母亲的样子，秉承医者的仁心和坚守，做母亲口中那个要做点有用的事的人。生命所系，健康相依。向每一位疫情下的基层医务工作者致敬。

## 当铃声响起

查天明

声。打开手机，一张照片赫然映入眼帘。这是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人：身后是熟悉的市医院大门，右侧是红得耀眼的定点体温检测棚。从头到脚，手术帽，护目镜，外科口罩，洗手衣，手术裤，乳胶手套，右手握着一个小小的体温检测器。这个形象，可以是茫茫人海中任何一个抗疫医务工作者。而此刻，我的心里一震，她正是我的母亲！像一个坚定的战士坚守哨卡，在寒冬里精神焕发、一丝不苟。防护服的碧蓝与检测棚的鲜红那样显眼，在这个病毒肆虐而略显灰暗的时节里，似乎在沉默地宣示一种力量，一种坚韧而执着、绝不省卫生部门的停业令。看来这催促我起床的“闹铃”，终于可以暂停了。

事实上并不如我所愿，母亲还是习惯性地早早起床。“虽然我们科放假，但医院物资人手都紧缺，正好市医院征集专业的发热门诊志愿者，我也可以发挥发挥作用。”我和父亲听得心里一颤一惊——发热门诊的患者流量很大，传染风险很高，这可是难得的休假呀……母亲看着我们笑着说：“要是发热门诊自隔离，你就会很安全。”我们很安全，可是母亲呢？没来得及多一些叮

今年的春节确实过得不同以往，长假太长了，长到爱宅家的人无聊地用手机偷拍对面人家吊在窗台上的咸肉。长到想念以往街上背着单反相机长镜头的游人。我的马路我的街，不要再那么冷清那么无生气了，希望那些赶时髦的小青年打扮得奇奇怪怪地快回来，来摆酷，拍照、拍视频；那些小女生来，买了椰子壳装的五彩冰激凌先拍照，人戳在马路修图，上传朋友圈；爱好热闹的朋友也来，站啤酒小店门口碰杯，喧闹，坐人家门口台阶上直播……

好在前方新冠肺炎阻击战已获得阶段性成绩，全国包括湖北、武汉疫情已缓。今天网上读到陶斯亮《为你骄傲，我的大武汉》一文，就像我24岁那年第一次读到她《一封终于发出的信》时那样，这篇文章讲常识亮观点，一如既往的有力量，令人信服又感动。陶斯亮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说，当这场疫情过去，希望有机会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谢武汉人民。她说：“艾沃德的话让无数人动容。其实武汉人民最希望的，是他们所受的苦难，再也不要在中国上演。”是的，我们也不要流泪，不再伤心，脱下口罩正常交往，享受热腾腾的每一天。

古今中外，有许多有杰出成就的人才，在童年时代，并没有显露出翘楚的头角；恰恰相反，他们显得有点平庸，甚至有点笨拙，但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大器晚成。

这样的先例，在中国历史上很容易找到。陈子昂，被称为唐代诗歌革新的先驱。但是，这位杰出的诗人在年十八岁时，尚不知诗书，后因击剑伤人而弃武从文，两次参加科举都落第，到36岁时才中了进士，陈子昂入选《唐诗三百首》的《登幽州台歌》，是38岁时所作。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两句，既写出了诗人早年孤单的心绪，又抒发了来者可追的气概。苏洵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与他的两个儿子苏轼、苏辙并称“三苏”，但苏洵在年少时同样不爱读书，18岁还不会写作，第一次应乡试落第，等于没有考上高中。“年二十七，始发愤读书”。闭门不出，

从此在家和两个儿子做名副其实的“同学”。北宋嘉祐初年，他带两个儿子进京应试，被欧阳修发现，“三苏”一举成名。苏洵著有《嘉祐集》二十卷和《溢

## 不必太纠结于当下

王涵

法》三卷。在他成家之时，是接近今人的退休年龄——57岁。外国有不少科学家和文学家、军事家，也不是从小就表现出卓越的天赋。爱迪生发明电报机、电话机、X线透视镜等1300多种，但此公小时读书成绩很差，老师曾当面骂他：“你真是臭脑袋瓜！”脑袋为啥臭？因为他的头型是扁头。爱迪生母亲只好把儿子领回家教养，结果成为大科学家。英国大文豪司各特童年患有小儿麻痹症，导致终身腿残，在校成绩是倒数第一，一条半腿的司各特长大后写作历史小说，成为历史学的一代鼻祖。拿破仑身材矮小，家里所有人都都不看好他，16岁毕业于巴黎的军事学校，成绩排在第42名，后来当上了法国皇帝。爱因斯坦到9岁还不能流利地说话。上学后，老师评价他“脑筋迟钝，不善交际，毫无长处”，后来创立广义相对论，获得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。医学家在他死后，将他的大脑切成240块作研究，发现大脑里有许多的星形胶质细胞。星形胶质细胞越多，一个人的思维和感知就越灵敏。

品发展方向感悟能力有奇特的认知方向。当代“两马”的成就，可以说服许多患焦虑症的家长。村上春树说过：“不必太纠结于当下，也不必太忧虑未来。”考试再重要，也不过是一场考试。人生的命运不取决于某一场考试，人生更艰辛的跋涉在走出校门之后。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，不是一门功课考试不及格就会大祸临头。而过于忧虑未来，会迷失前进的方向。未来对每个人来说，都是美好的，但风物长宜放眼量，创造和成功不分先后，捷足先登固然可喜，大器晚成同样可贺。人生是一场马拉松，让我们一起，把眼光放长远些，欣赏一路风景吧。

现在，有不少父母患了焦虑症通病，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



登高 (中国画) 谭斐

## 小巷

汪小斑

一个春雨的日子适逢华灯初上，这江南小镇的夜晚，好像笼罩着灰色的幔帐。蒙蒙的细雨打湿了小镇的静谧，淡淡的街灯，抚慰着这条百年小巷。小巷哑然无声，小巷空空荡荡。条石铺就的路面被雨水濯洗得分外清亮。一条悠悠的小巷，一条拙朴的小巷，一种淡雅的情调，一副忧郁的模样。摒弃了红尘喧嚣，留下了古韵百丈，它在落寞中遗世独立，它在平和中孤芳自赏。我在小巷徘徊，我在小巷张望，触摸它铺展的寂寥，品味它涌动的苍凉。没有梔子花的花香，没有杏花和海棠，没有蝶首蛾眉的情影，没有丁香一般的姑娘，只有一个游子的身影，背负着简陋的行囊，只有这沉甸甸的情思，始终无处安放。

访，各种文章，我不停地看。老公总说你这么多干什么。作为一个当过十年记者的人，我已经养成习惯，对于正在发生的重要事件，我得知道，得了解，得有自己的思考，这让我感觉踏实。感谢还有网络，让信息得以传递，让思想能够流动，让我找回自我。我们虽彼此隔绝，却没有成为孤岛。经历了最初的焦躁、无头绪之后，我慢慢摸到疫情生活的各种小窍门。每天起床，我和大儿子一起列出当天各自要完成的任务单，完成一项就打一个钩，对他提醒，对我也是鞭策。之后就是网课时间。这场疫情让线上教育如鱼得水，迅猛发展。我也给儿子安排了一些网课：英语的，画画的，自然认知的……网课有真人授课的，也有AI教学的，都挺有趣，能吸引孩子，让他坐得住、学得进去。大儿子上课写作业的时候，我让小儿子听他最喜欢的英语歌谣，自己见缝插针地工作：与同事开线上会，写教案，写故事。等大

疫期生活，从武汉封城算起，到现在已经第44天。有人开玩笑说，哪怕生孩子，现在也坐完最长的月子了。但我们的生活，还不知何时可以恢复到从前。

在疫情之前，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，照顾两个孩子，同时写作、讲课，忙而充实。自从疫情开始后，我就只有一个身份——全天候陪着两娃的妈。之前我在图书馆写作，在工作室开写作班，疫情中，图书馆关闭了，写作班不能上课，我只能一直宅在家里，陪着“在家上学”的一年级大儿子和活蹦乱跳的两岁小儿子。那滋味，谁试谁知道。

这样的日子琐碎、繁杂、雷同。虽然爷爷奶奶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家务，但大娃要安排各种活动填充时间，二娃要拉粑粑洗屁屁哄午睡，大娃要激发自主能动性培养好习惯，二娃要零距离陪伴无条件满足，这些都只能妈妈来做。淹没在一地鸡毛的生活里，没有自己的时间，脑子一直处于混乱状态，对我而言，真是折磨。

于是，我自动分裂为两个自己。白天是鸡毛鸭血的宝妈，到了深夜两个孩子睡着后，我长久地坐在灯下，开始自己的云生活——上网刷资讯，和朋友聊天，关心时局，忧国忧民。疫情的变化，数据的高低，各类采

儿子写完作业，再带两个孩子下楼到小区里透透风——是的，我们在广州郊区，疫情风险低，在最近两周，孩子们每天都会下楼活动。午饭后，小儿子洗完澡哄睡着，赶紧安排大儿子继续上网课或者看电视，自己再赶点活、读点书。

“在家上学”开始后，学校安排的上课、打卡任务不少，家长的工作更琐碎，但用“逐项完成任务”的方法，还是可以胜任。总之，生活被切割成片状，在细碎的时间段，我和儿子各自完成小目标，每晚盘点，感觉这一天没有白过。靠着碎片化工作，我还给写作班学员们开了线上课，通过网上平台即时讲课和互动，引导宅在家里的孩子们，用自己的方式，记录这段特别的生活。还得感谢网络，让我回到工作状态，并且尝试了新的授课模式。这感觉太美妙了，很有成就感。

疫情生活不知还要持续多久，幸好我已经适应了它。我渴望恢复自由的时刻，但如果自由迟迟不来，也没有什么可以恐惧的。云阅读如掌心里的光，让人随时畅游世界、对话古今。

云上生活 责编：殷健灵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